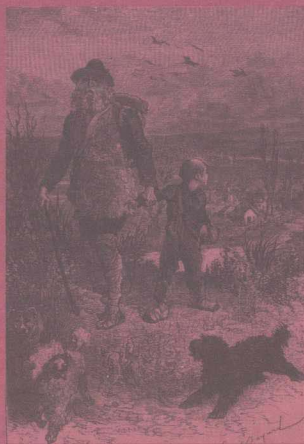


世界名著典藏

Sans Famille

苦儿流浪记

[法] 埃克多·马洛 / 著 唐珍 / 译



名家全译本
国际大师插图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世界名著典藏

Sans Famille

苦儿流浪记

[法] 埃克多·马洛 / 著 唐珍 / 译

国际大师插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苦儿流浪记 / (法) 马洛著; 唐珍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117-2706-0

I. ①苦… II. ①马… ②唐…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38481 号

苦儿流浪记

出版人: 刘明清

策划编辑: 苗永姝

责任编辑: 苗永姝

特约编辑: 陈万亭 张亮 娄阁

责任印制: 尹璐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话: (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35(编辑室)

(010)52612316(发行部) (010)52612317(网络销售)

(010)52612346(馆配部) (010)55626985(读者服务部)

传真: (010)665158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数: 155千字

印张: 8.5

版次: 2015年10月第1版第2次印刷

定价: 18.00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52612349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55626985



埃克多·马洛

译 序

苦儿雷米是本书奉献给读者的主人公。这个人物一出场，就鲜活生动，紧紧抓住了读者的心。一个柔弱的孩子，在那样一个无助的社会里如何生存，是贯穿故事始终的主题。书本一打开，便令人爱不释手。

使我们感到庆幸和欣慰的是，雷米在艰辛曲折的流浪生涯中，并不是孤独的。他有始终爱他如亲子的巴伯兰妈妈；有教会他做人、识字、弹唱的维塔里斯老人；有与他息息相关的“心里美”和小狗；有无私收留他的花农老爹；有倾心爱他的丽丝姑娘，有与他同甘共苦的可爱的马西亚，还有偶然收留过他的米利根夫人……这些人所具备的心地善良、助人为乐的高尚品质，同时衬托出加罗福里和米利根先生这类社会渣滓的丑陋。

本书作者埃克多·马洛（1830—1907）是位多产作家，曾有七十多部小说问世，然而人人皆知的只有这部《苦儿流浪记》。作者不仅用细腻的文笔传情写意，而且用跌宕起伏的悬念、丝丝入扣的情节展

现了艺术的魅力。贯穿故事始终的音乐和一首主题曲，透过文字的弹拨，时时在读者耳边回荡。

19世纪的法国正孕育着一场资产阶级工业革命，法国人民的贫困潦倒已经到了极限，作者为雷米以及救助过他的人安排的理想归宿，只是一种偶然或者说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做了删节，译者希望集中体现雷米艰苦历程中的情节而又不破坏故事的完整性，删节部分采取编译形式以期融会贯通。对话形式的大量采用，是为了增加语言的动感和表现力。希望经过译者精心尽力的编译后，本书仍旧不失为一部传世名著。

唐 珍

写给露西·马洛

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常常想到你——我的孩子。你的名字无时无刻不在我的嘴边回荡：露西能感受到这些吗？露西对这些会感兴趣吗？露西，我总是叫着这个名字。既然如此，你的名字就应该放在这本书的首页。我还不知道这本书未来的命运如何，但是无论如何，它会带给我值得高兴的成功：一想到我能把这本书送给你，我就感到无比快乐；一想到你要读到这本书，我就心满意足了。

埃克多·马洛

目 录

写给露西·马洛

第一部

第一章 养父	3
第二章 维塔里斯先生的杂耍班	15
第三章 在路上	27
第四章 我的首场演出	33
第五章 学习	43
第六章 我遇到了一个穿七里靴的巨人	52
第七章 在船上	56
第八章 我的第一个朋友	71
第九章 心里美和狗	84
第十章 进入巴黎	98
第十一章 卢辛街的戏班主	104
第十二章 让蒂里采石场	113
第十三章 花农家的丽丝	119

第二部

第一章	向前进	131
第二章	一座黑城	143
第三章	水灾	151
第四章	获救	159
第五章	王子的奶牛	168
第六章	巴伯兰妈妈	179
第七章	巴伯兰	190
第八章	德里斯考尔一家	203
第九章	漂亮襁褓的疑团	213
第十章	圣诞之夜后的英国之行	223
第十一章	鲍博	233
第十二章	天鹅号的行踪	241
第十三章	大团圆	249

第一部

第一章 养父

我是一个捡来的孩子。

可是一直到八岁，我都以为自己与其他孩子一样有个母亲。因为每当我哭鼻子的时候，总有一个女人温柔地把我搂在怀里，摇晃着，直到我不再流泪为止。从她对我说话的方式，她看我时的眼神，她的抚爱，她责备我时的亲切口吻，都使我相信，她就是我的母亲。

可是我怎么知道她只是哺乳我长大的养母呢？

我的家乡，说得更确切些，指我在那儿长大的村子，也就是我在那儿度过童年的村子叫夏瓦依，它是法国中部最贫穷的村庄之一。因为我没有自己的家乡，没有出生地，也没有自己的父亲和母亲。

在平地一个绿荫蔽日的地方，在通向卢瓦尔河支流的一条水流湍急的小溪边，有一所房子，我就在那里度过了童年时代。



直到八岁，我还没有在这个家里见到过男人。可我的母亲并不是寡妇，她有丈夫，是个石匠，像当地许多工人一样，他在巴黎工作。当我会观察和理解发生在周围的事情时，他一次都没有回来过。有时候，他仅仅托同他一起干活儿的师傅回村时捎个信儿。

十一月的一天傍晚，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在我们家的篱笆门前停了下来，那时我正忙着在门口劈砍树枝。他没有推门，只是抬头望望我，问我巴伯兰大妈是不是住在这里。

我请他进屋。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污秽的人。他从头到脚沾满泥巴，有的已经干了，有的还湿漉漉的，一看就知道，他在泥泞的道路上已经走了很长时间。

巴伯兰大妈闻声走了出来，当这个男人跨进门槛时，他们打了个照面。

“我从巴黎带消息来了。”他说。

还是那么简单的几个字，我的耳朵都听腻了。但是，他这次说话的口气与他过去说“你丈夫身体挺好，工作挺顺利”的口气完全不同。

“啊，我的天哪！”巴伯兰大妈双手合十，惊叫起来，“热罗姆一定出事了！”

巴伯兰大妈请那个男人留下来吃饭，她说路很难走，常听说有狼在林子里出没，还是第二天走好。

客人坐在壁炉边，一边吃饭一边向我们讲述事故发生的经过：

巴伯兰的半个身子被压在倒塌的脚手架下面。因为有人作证，说他本不该站在出事地点，所以包工头拒绝支付抚恤金。

巴伯兰大妈很想去巴黎看看，可是花那么多钱，做这样一个长途旅行，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日子一天天、一周周地过去了，巴伯兰不断有信来，都是要求寄钱的。最后一封信的口气十分急迫，声称如果没钱可寄了，就该卖掉奶牛筹钱。在农民的眼里，奶牛是无价之宝，不管一个农民有多穷，家里有多少人口，只要牛棚里有一头奶牛，全家就不会挨饿受冻。奶牛不仅是我们的奶妈，而且是我们的伙伴和朋友。不要以为奶牛只是一种愚蠢的牲畜，它可是十分聪明充满灵性的动物。你越是驯养它，它这方面的素质就提高得越快。我们常常抚摸它，跟它说话。它听得懂我们的话，睁着圆圆的、温顺的眼睛，完全知道怎么让我们明白它的想法和感觉。

总之，我们喜欢奶牛，它也喜欢我们，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可是我们不得不分手了，因为只有卖掉奶牛才能满足巴伯兰的要求。

一个牛贩子来到家里，上下左右打量着奶牛露塞特，反反复复地表示不满意，只是出于良心，想帮好心人巴伯兰大妈的忙，才同意买下这头牛。

可怜的露塞特，好像懂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哞哞地惨叫着，死活不肯走出牛棚。

牛贩子取下挂在它脖子上的鞭子，递给我。



“这可不行！”巴伯兰妈妈说。

她牵着牛，温柔地对它说：

“走，我的乖乖，走呀，走吧。”

露塞特不再抗争，上路以后，牛贩子把它拴在马车后面。这样，它只好跟着马奔跑。

我们回到家里，已经过了很长时间，还听到露塞特低沉的呜咽声。

卖掉奶牛没几天，狂欢节到了。往年一到过节，巴伯兰妈妈就给我做上很多好吃的，有油煎鸡蛋薄饼，还有炸糕。那时候我们用露塞特提供的牛奶来和面，用它提供的奶油来起锅。

露塞特被卖掉了，再也没有奶牛和奶油，想到这儿，我伤心极了。

可是，巴伯兰妈妈却让我喜出望外，尽管她没有借东西的习



惯，她还是向东家要了一杯牛奶，向西家讨了一块奶油。当我中午回家的时候，看见她正在往一个大瓷瓦罐里倒面粉。

巴伯兰妈妈从墙上取下煎锅放到火上。

“把奶油拿来！”巴伯兰妈妈说。

她用刀尖挑下小核桃仁大小的一块奶油，放在平底锅里，奶油立即熔化并发出“滋滋”的声响。

这是一首欢快的乐曲，是由奶油发出的滋滋声和噼啪声组成的。然而，正当我聚精会神地欣赏这美妙乐曲时，似乎听到院子里有脚步声。

谁会在这时候打扰我们呀？很可能是隔壁邻居来向我们借火的。

木棍“咚咚”撞击着门槛，紧接着门突然开了。

“谁呀？”巴伯兰妈妈问道，可是没有应答声。

一个男人走了进来，火光照映在他身上，我看出他穿着白色罩衫，手上拄着一根粗粗的木棒。

“这里在过节吗？真不好意思。”他粗声粗气地说。

“啊，我的天！”巴伯兰妈妈叫了起来，把锅子放到地上，“是你呀，热罗姆。”说完，她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推到那个站在门边的男人跟前说：

“这是你的父亲。”

我走过去，想亲他，但是他却用木棒挡住我，问道：

“他是谁？”



“是雷米。”

“你对我说过……”

“是的，可是……那不是真话……因为……”

“啊！不是真话，不是真话。”

他举着木棒朝我走来，我不由自主地往后退着。我一步也不敢离开木棒把我赶到的那个地方，靠在那里望着他。

这是一个五十上下的男人，表情严峻，神态冷酷。由于受伤，脑袋耷拉在右肩上，这个畸形模样令人不安。

我从来没有明确地问过自己，做父亲的应该是什么样子，但是我本能地、隐隐约约地觉得，他应该像母亲一样慈祥，不过声音粗一点儿罢了。可是看到这个从天而降的家伙，我不禁感到一阵惊慌和痛苦。

巴伯兰离开壁炉，坐到桌子边上，开始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只是偶尔瞟我时，才停下来。

我心神不定，惶惶不安，简直吃不下去。我也在瞧他，可是只敢偷偷地瞥两眼。当我们对视、目光相遇时，我连忙垂下眼皮。

“他平时就吃那么少？”他突然说道，把他的勺子伸过来，指指我的盘子。

“唔，不不，他的胃口不错。”巴伯兰妈妈回答。

“活该，他不吃才好呢！”他说。

“那么你是不饿了？”他问我。

“不饿。”我回答。